

戎馬關山話當年 (下)

闕漢騫回憶錄

闕漢騫遺著
闕定正恭校

抗戰軍興淞滬督戰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變起，抗戰軍興，其時余任第十四師四十旅旅長，參與滬戰，戰事由安內而轉入撰外，正軍人發揮天職保衛國土之時，官兵激昂慷慨，英勇無以復加。我於羅店洛陽橋之役，在敵機砲火猛烈之下，督戰前線，士氣百倍，官兵犧牲之壯烈，至足驚人，而敵寇之傷亡，亦極慘重。由上海轉進時，我旅擔任掩護，於誓節渡一役，白刃相接，反復肉搏，尤足以寒敵膽而泣鬼神。當時有謂日本軍閥，凍於上海之一戰，徘徊遲滯於長江下游，未敢遽窺武漢者，殊非過甚誇大之詞。又如二十八年冬，余由常德率領第十四師參加粵北會戰，確保韶關，卒出奇兵一鼓而下翁源花縣，迫敵於廣州近郊，亦抗戰戰役中精采輝煌之一役。考其原因，要亦「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無幸生之想」，有以致之也。

柳州師次遽丁父喪

最難忘者，二十九年春，十四師由粵北會戰

後，奉命移防桂南，道出衡陽，適內子楊如迎養吾父於南嶽寓，星夜趨省，見吾父戲弄諸孫，步履康強，無龍鍾老態，於余多所訓勉，時正農曆年除夕日，團年後，余就征途，吾父旋亦還鄉。不意翌年夏間，師次柳州木羅村，吾父之喪耗以至，距其八一大慶，不及一月耳！轉念少時於李溪獲母耗，今又於木羅軍次驚聞父喪，從此「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白雲悠悠，此痛寧復有終極耶！比蒙層峯准假回籍奔喪，然至此幾離家二十年矣。

遊子復歸，嚴親又背，追思童年，感泣無已！吾父與富公，生性純篤，孝於親，友於弟，敬於里，慈於衆，復熱心社會公益，最喜讀書人，好酒而不亂其真。亦嘗課農田畝，宗祠爲水所淹沒，廢爲坵墟，獨出資重建，不假族人分文。最膾炙人口而爲鄉人稱道者，爲趕集清水橋；身邊所帶之錢被竊，以逢集人多，當小偷偷竊吾父之錢時，爲他人發現，衆將小偷抓住，齊聲叫打，吾父忙爲勸解，謂未遺金，揮之使去。即此一端，可以想見吾父生平爲人處世之厚道矣。先德長流，子孫應如何效法保持俾家聲垂於不墜也。

遠征印緬解救盟軍

父窳窳未嘗，戰事方緊，權宜古制，墨經以從。是年秋，復有崑崙關之役。滇邊告警，本師奉命首先進駐雲南之廣南，復推進至越南邊境。迄三十三年，第五十四軍編爲遠征軍，加入盟軍戰鬥序列，余以副軍長率領第十四、第五十兩個師，由雲南驛空運印緬，解盟軍密支那之圍。旋復奉命回國接長第五十四軍，後第十四師編入新六軍，第五十師編入新一軍，爲新一、新六兩軍基幹，於抗戰期間，所向皆捷，頗負盛譽，而不知其傳統作風多淵源於五十四軍。惜乎於戡亂期間，未能持盈戒滿，加以警惕，遼西一役，俱以瓦解，良可惜也。是或有天意存焉，嘗至此，爲之擱筆長嘆者再。

當余由印緬回到滇西，第五十四軍爲呼應印緬作戰，全面反攻之序幕展開，於是年秋間開始行動，強渡怒江，進攻高黎貢山，怒江即三國時之瀘水，諸葛武侯出師表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係指此。今其地尚有啞泉斷腸草等毒惡餘留，氣候至爲惡劣。高黎貢山海拔五千餘呎，盛夏積雪

，稱爲天險，敵寇據之數年，構有堅強工事，我軍初則仰攻，繼則累尸而上，其冒險攻擊精神，過於鄧艾之縋兵蜀中。高黎貢山既克，遂一鼓而下騰衝，其時騰衝陷敵三年矣，父老苦之，一見我軍到來，幾疑天兵下降，歡呼之聲，震撼雲霄。是役開抗戰勝利先聲，其後復龍陵，下芒市，會師哏叻，餘敵所積，敵勢披靡，一戰成功，於此信然。

抗戰勝利受降廣州

我軍於哏叻會師畢，開赴貴州與寧整訓，方於三十四年秋間，奉命向廣州進攻；而軍行在途，敵寇投降之消息已至，八年血戰於焉結束，復奉命受降廣州，任廣州警備司令，滿以爲天下從此太平，可以歸馬放牛矣，不意姦賊又復內訌，弄兵潢池；抗戰甫告結束，戡亂接踵而來，喘息未寧，征伐又起。我軍於三十五年夏間，又由廣州海運青島，赴援膠東，當余到達青島時，即墨已告不守，青島岌岌可危，人心驚惶萬狀，我後縱部隊猶未運到，即命一九八師，以萬鈞雷霆之勢，擊潰城陽之匪，進克即墨。及我第八師三十六師全部到達，復強渡大沽河，收復膠縣，鏖戰高密，進迫益都，膠濟路遂爲我打通矣。惟其時當抗戰勝利之初，無可諱言，一般指揮官，正趾高氣揚，失之驕矜；甚或意氣用事，以致影響後來戡亂大業，至深且鉅。而不知軍隊間變化無常，蠱蜚有毒，稍一不慎，卽爲所乘。此田單卽墨誓師，能復齊七十餘城，及其後伐吳，不免敗績，未敢前車之鑒，覆轍固可立而至也。往事俱遠，言之慨然。

勦亂剿共血戰膠東

我在膠濟路上，進展雖極神速，但只有線與點而無面，未能步步爲營，穩紮穩打，予匪以澈底之殲滅與澄清。如膠濟路之通車，幾如曇花一現，瞬息卽逝。以上級指揮官好大喜功，只報某軍已攻佔某處，而不知某處之匪強悍如故也，我來匪去，我去匪來，奔命之不暇，於功何有？又如我軍奉命掃蕩棲萊，當我攻克萊陽，尙有大股匪盤踞五龍河，余當時向兵團建議，將該股匪殲滅後，再行前進，兵團不加採納，命向棲霞進剿，迨我軍行近棲霞，而五龍河之匪撲向夏格莊之友軍圍攻，又復急命回師，解夏格莊之圍。舉棋不定，出爾反爾，憑個人私見，罔顧部隊疲勞，如此指揮未有不爲敵所乘也！師克在和不在衆，古訓昭然，可爲鑒戒。

最使人大惑不解而難以爲懷者，爲海陽一役，當余奉最高統帥電令，限期攻克烟臺，我軍於攻佔烟臺後，正向文登、威海衛一帶掃蕩之際，兵團忽以青島、萊陽間交通被匪遮斷，糧彈補給不及，命我軍開赴海陽，接受海運補給，海陽三面環山，一面瀕海，兵家謂之死地，當我軍進入海陽，匪卽跟踪而至，匪之跟踪行動，似在兵團命我進入海陽之先，使人不解，當卽展開血戰，未爲所逞，既而發現三面環山之中，滿是匪軍，總計不下四五萬之衆，除我一九八師另有任務，而留守萊陽三十六師之胡團又爲一加強團，我已不足五個團之兵力，始知兵團命我進入海陽，等於攢牛角，中匪口袋戰術之計。幸我將士用命，背水

而戰，當時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鴻以果敢之行動親督一加強營，攻佔玉皇頂最高點，制匪要害，使軍從容佈署，得以酣鬪四十餘天，斃匪萬計。其後海軍桂總司令至海陽，認有海運價值，全部安然運抵青島，復參與水溝頭之戰。後來中傷者，謂余請求海運，非余自誇；使非戰力堅強，早爲匪所吞噬，無須海運矣。在膠東八閱月，固然功不補過，常疚於心，而每引爲自慰者，爲我第三十六師留守萊陽之胡翼炬團，匪乘我進入海陽，不及救援之際，以主力三個縱隊圍攻，激戰十三晝夜，不爲所動，匪復親函誘降，我守將斬使拒絕，戰至最後一兵，與城寸土共存亡，爲膠東戡亂以來戰史上最光榮之一頁，殊可壯也。

馳援遼西守備錦州

三十七年春東北吃緊，我軍由青島海運葫蘆島，赴援遼西，守備錦州，復移防錦西。在當時錦胡實爲東北補給基地，匪欲先行攻陷錦胡，斷我東北補給，故集其強悍於錦西外圍，而以興城方面之匪爲先遣隊，我因燭破其詭計，故於到達錦西乘其主力未集中前，出動五個團之兵力，經四晝夜之激戰，擊潰其先遣隊，致匪將攻錦胡之計劃而改攻錦州矣。迨廖耀湘兵團遼西大會戰之序幕方展開，范漢傑兵團被困於錦州，我最高統帥親臨錦西，命余解錦州之圍，我因而有塔山之役，塔山爲錦西東北堅強據點，亦爲通錦州之要隘，昔爲日軍構築之堅固工事，後爲我軍駐守錦州時加強其副防禦，乃爲匪佔領，作爲阻止我增援錦州之鎖鑰。當我攻擊之初，卽遭匪堅強抵抗，我第八

師之一部曾一度衝入塔山，但又被迫右移，余當時即主張避開正面攻堅，以有力之一部向匪右翼老官堡包圍，其時東進兵團指揮官幾天一換，換到四五次之多，各懷成見有輕匪而蒙受損失者，亦有畏匪而不敢大膽包圍者，說來頭頭是道，一到緊急關頭，俱各面面相覷。又以其時我海空精銳都趕到助戰，我亦擁有強大砲隊，以為小小一塔山不難燬平，而忘却勁敵當前，卒至遷延時日，一籌莫展，迨廖兵團瓦解，錦州城陷，幾乎大勢去矣；而究錦州解圍未能達成任務之責，不知到底應歸咎於誰？當時幾個指揮官應共負之，余亦曾負責指揮，自不能例外。向使當日余所主張出左翼老官堡，繞過塔山，迂迴高橋，鹿死誰手？尚難預知。余為尊重上級意旨，未能獨斷專行，坐失良機，致負極重之託，又未能解范長官之圍，余之過矣。其後錦胡大兵團轉進，我負全責指揮，未遣一兵一矢，余為乘小艦艇離開葫蘆島最後之一人，然如此又何補於戰局？

徐蚌會戰上海轉進

民國三十七年冬，余以第六兵團副司令兼軍長參與徐蚌會戰。

所謂徐蚌會戰，以黃百韜兵團於碾莊失利後，匪以有力之一部壓迫李兵團退回淮河以南，利用淮北平原星羅棋布之村落，以一部封鎖我兵團於泖河之間，集中其主力圍殲黃維兵團，我軍由東北開回，參加解圍戰，已近徐蚌會戰尾聲矣。

當我軍由臨淮關渡過淮河攻擊前進，進展極

為順利，以友軍行動遲緩，未能齊頭並進，我方再度攻擊前進時，而黃兵團情況已逆轉，戰事亦隨之結束。

徐蚌會戰，在戰略上言，我為外線作戰，本處於有利態勢，因指揮者未能把握戰機，又未能統一命令，致勇者獨進，怯者觀望不前，陷戰力於分散之弊，予匪以各個擊破之機，重述往事，不禁為之深深太息。

三十八年春間，我軍由湯山移防丹陽；以一部攻佔老洲，老洲在鎮江北岸，自陷匪後，長江航運中斷，且匪有由此偷渡長江切斷我京滬線之虞。湯恩伯總司令由上海來鎮江視察時，以此任務交付於余，幸一舉而攻佔之。迨江陰要塞叛變，匪飛機大舉渡江，而江南大戰以起，正是江南三月，驚飛草長之時，我士氣之旺盛得未曾有，不幸龍虎車站之役，我二九一師師長廖定濤戰歿於陣，良可痛也。

夏五月滬上戰雲彌漫，爭奪甚烈，余於危難之間，受命浦東兵團司令，而置我多年同生死共患難之五十四軍袍澤於上海外圍戰圍方酣之中，隻身馳在浦東指揮，心情之沉重，又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浦東兵團之將領，固多舊雨新知，幸能於旬日之間，克盡革命軍人之天職，發揮我神聖戰鬥之精神至頂高點，予匪以鉅深之創痕，當時余所乘之指揮車前玻璃，亦為匪彈洞穿由頸左邊通過，而竟安然無恙，是又不可解，其時戰況之慘烈，亦於此可想見矣。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奉命由浦東轉進臺灣，出吳淞口時，夜已深，兩岸大火連天，

上海已整個陷入魔窟，余亦不知置身何處；極吳淞之水，不能洗盡軍人恥辱矣！然悲憤轉念之間，重來當有日，泊定海三天，余常乘小艇至江心，問東來之船有否五十四軍否？不可得，有說猶負隅與匪苦戰者，湯總司令恩伯在定海命余指揮來臺各軍，余領受命令，為之苦笑，此與錦胡轉進時之環境又懸殊矣，我豈殿後將軍耶？不雪此恥，何以為人！

我乘軍船由基隆登岸，五十四軍旋亦到達，所屬第八師已在上海全部犧牲，二九一師所餘無幾，只剩整個一九八師矣，每憶此景，內心如焚。旋奉命為中部防守司令，仍兼第五十四軍軍長，全軍經積極補充整訓，仍復舊觀。是年多辭軍長兼職，就任臺灣防衛副總司令。

三十九年夏，調東部防守司令官。其時國際間正風行姑息政策，杜魯門政府對我發表白皮書，匪亦大肆叫囂犯臺，在危疑震撼之中，我以東防重要，於週密佈署之餘，作積極反攻準備，在職將及兩年，幸無隕越。四十一年調澎湖防衛司令官，職責兼重，而身體却覺大不如前，雖軍民都能相安，誠恐有負寄託，於四十二年春間請辭，荷蒙層峰允許，調以閒職至今。匆匆歲月，又近十年，國恩深重，圖報未或稍志。

帶兵將將貴在誠信

余在軍中三十餘年，只一短時期任軍校隊職，從基層起，均為帶兵官，未嘗一日作幕僚。又於每一帶兵階段中無不有戰爭，謂此生生長戰場中亦可，謂從戰場中鍛鍊出來的亦無不可，自知愚

魯，缺點甚多，然可自信者，於上於下唯一誠字而已。不善言詞，尤爲余最大缺點之一，與人相處之間，多因此而生誤會。社會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余又安得以如簧之舌，而盡取悅於人哉，軍人重本色，惟求無愧於吾心爲已足。

曠上欺下，誇大喜功，爲帶兵官最卑鄙之手段，或能僥倖得意於一時，終必自食其惡果。所謂兵不厭詐，投機取巧，只可偶然間施之於敵人，而不可行之於內部，若以此行之於內部，則同舟之人皆成敵國，鮮有不敗者。帶兵如帶子弟，遇事要推誠相與，共苦同甘，不容有絲毫虛偽做作，善則相勉，過則相規。過出無心，在在都可宥諒，事出有意，雖些微亦不輕放，最忌市私恩，行小惠，尤不能以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如以喜怒無常之態，稍存好惡之偏；一到戰場，則離德離心，不可用矣。此帶兵官必須與部下建立真正情感，使部屬懷德而畏威，敬而愛之，不可唾而近之。所以余常說：打仗打感情。而感情之培養是在平日，又非臨陣時所能做到也。

士以氣爲帥，打仗以旺盛士氣爲主。有奪人之先聲，然後有輝煌之戰果，固無論攻防或轉進也。余每奉令攻擊前進，重兵器必置於前衛，所以在江西剿匪時，有人笑我迫擊砲是跟搜索部隊走在；然非有戰團經驗，又安知此運用之妙。余當防守時，重兵必配到第一線，彼來攻，我則重創之，或一舉而殲滅之，常因此而獲大勝，反守而爲攻。廣昌下坪之役，卽爲一例。兵家謂防禦條件，要兩翼有依托，前面地形作波浪式，余都未理會，臨陣如此苛求，將無地可以防守，只好讓敵

人長驅直入也。而在轉進時，必以最精銳有戰力之部隊爲後衛，親自指揮，不到時機不令撤離。此三者，余昔年在戰場行之，屢試均有效，未嘗受挫。今則科學昌明，戰爭進入太空，此又微不足道也。

帶兵與將將；以智能地位別之，似爲二事；其實似二而爲一，治之以道，御之以方；恩威並重，誠信相孚，未有不同舟而共濟者。天之生材，各賦所長，我能之人亦能之，亦有人能之而我不能也。如以居一日之長，目空一切，固持已見，一意孤行，甚或刻薄成性，妬忌爲能，不僅埋沒他人之所長，而本己之失敗決難倖免。但指揮官不可無決心，決心一下，萬事不管，余每於臨陣之先，自募僚長以至官兵伏，有可參考價值者，無不虛心採納，但到最後決定，則以己意出之，不管戰況如何變化，則決定絕不變更也。在戰場數十年，從未受挫，舊日同袍，今在臺健在者尙多，均可質之而無愧，此爲事實，與仗功炫能恃以自滿者有別。有謂余用人未能恰當，幫倒忙者多，余亦不否認，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孔子聖人也，使治軍旅，未必其部下皆爲聖人，伊古以來，又幾見聖人打過仗，悠悠是非之口，聽之而已，不必分辯。

平生嗜好偏愛書道

余平生無他嗜好，惟於書道有所偏愛，自小而然，軍中數十年，常以紙筆墨等文具自隨，稍有餘閒，卽寄興於此，無論平時戰時，亦不管炎天酷暑，雪地嚴寒，每呵凍或揮汗以臨之，更覺

此心靜如止水，萬慮皆空，有無窮之生趣。余自幼卽養成早起習慣，在軍中，東方未明卽起，起必燃燭書數百十字，始聞起床號音，未嘗間斷，數十年來固如此，卽至今亦莫不如此，余將持之以終身。書道雖小道，却是個性發揮與人格表現，不止修心養性而已。余寧爲顏平原之剛勁，而不能爲趙文敏之嫵媚，卽如二王之文采風華，亦不過翩翩佳公子活躍紙上，余雖愛好之，而不願師之，以處非其境，又非其人，勉強學之，何由得其神似。

不爲名利始學書，爲余素來主張，書道雖爲人人所能，亦有其崇高藝術之價值，余之學書，於古人碑帖、觀摩多於臨摹，不拘一格，心所愛好者，亦不刻意求其酷肖；取其神態而已。有時興之所至，每參以己意，信手而揮之，自知不免有狂獷之筆，但求適我意，不求取悅於人。於是有人以文人愛騎馬，武人愛吟詩爲譏諷者，殊不知黃埔建校之初，早合文武而爲一，文武界限不復存在也。自四十二年澎湖歸來，甚多餘閒，頗得專心潛力於此道，曾以行草真隸四體書千文四通，不意爲已故黨國元老吳稚暉前輩先生謬加賞鑑，爲考證其源，譽爲撥雲體。當代名畫家，亦紛紛品題，多所鼓勵，更爲同好所慫恿，災之棗梨，事非出於沾名釣譽，又或不免附庸風雅之譏，已悔之無及矣。然人情所不能止者，雖聖人弗禁，余又何必介然於懷。

余於古人碑帖及名人書畫，亦雅好收藏，但取吾心之所喜愛者，從不問其真偽，余以爲所謂偽者；亦或青出於藍勝過其真跡。且吾輩既非與

古人竝時而生，又未親見古人作過書畫，甚至相距數百年或千有餘載；余不知書畫鑑古家，用何方法辨其真偽而無或失。其他考古之類，尚可用科學方法證其形質與年代，而書畫即於其紙張可以考其歷時多久，但於其書其畫是否其人所作，又安得起古人而問之，而證其為真偽。遠者不談，即現代名書畫家，猶有冒之而為贗品者。士人喜荒誕不經之談，每多附會，商人有藉之居為奇

貨，而投其所好以牟重利者，斯亦未之思可笑之甚也。楊如與余齊年，花甲雙雙齊開，私衷慶幸。長子定正，國立中山大學及政工幹校研究班畢業，任陸軍測量學校教官，甫由美國研究軍政歸來，長媳李人秀，湖南福湘女高畢業，長女天正，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次子至正，亦肄業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次女培正，肄業靜宜英專；孫光儒、孫女利溟、利麗，都聰慧可愛。古者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余出入槍林彈雨中數十餘年，未曾帶傷，今又有圓滿之家庭團聚於此，天之於我者厚也。惟念國仇未復，馬齒徒增，此心不無耿耿，至盼早日反攻，余仍得參與老兵行列，打回大陸，從來處來，從去處去，還我故居，遂我初衷，放懷九嶷山水之間，得以其餘年致力於所好，此又人生之大幸，為余馨香禱祝寤寐以求之者也。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